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歌浦潮

### 第四十四回 蘊惡果大起革命軍 展鴻圖小試拿雲手

秦、衛二姓都受了報應，但那起意的汪晰子先生，卻連寒熱都沒發一個，正歡歡喜喜的大興土木，在那裡蓋造住宅。又因那時上海有一個不識時務的妄人，名喚徐文，自不量力，趁一夜大雨傾盆之際，結合了幾個狐群狗黨，意欲占奪製造局，被守局的兵士拿獲解京。北京政府得了這個警報，便以製造局守護兵力單薄為題，發令調兵南下。此信一布，上海各團體，都以為此間本有南兵，北兵一到，兩軍相見，料必易起衝突，紛紛發電反對。汪老夫子的國民黨第三分會中，也不免破費了幾塊錢電報費。豈知北京政府，令出如山，電阻雖然電阻，派兵依舊派兵。幸虧派來的北兵，並不甚多，而且很守法紀，真所謂聞名不如見面，見面之後，倒也各無異議。隔了幾時，汪先生的吉屋落成，正預備擇期進詔，遍發請帖，大大的熱鬧一熱鬧，不意轟天一個霹靂，上海又出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，便是現任農林總長國民黨人宋教仁先生，在火車站被人暗殺。這件事一發生，黨人如喪考妣。本來宋先生的豐功偉業，數十年慘淡經營，以筆墨鼓吹革命，得成現在共和之局。就是入政府以來，也處事和平，顧全大局，不比一班操切用事的黨人，動輒矜得意氣，只有破壞之能，毫無建設之力，真是政黨中一個絕好模範人物。自被暗殺之後，無論是國民黨人，非國民黨人，無不同聲一悼。因宋先生有功於國，無仇於民，那下毒手的人，若非喪心病狂，決不忍在中國人材缺乏之時，將這樣一個大人物，輕輕暗殺。正當國人莫名其妙之際，兇手忽然出現，又在妓女玲瓏館處拿獲了一個教唆犯，那兇手名喚武士英，教唆犯叫做應桂馨，就是從前滬軍都督府的科長，現為北京政府秘密偵探。眾人聞此消息，已疑心此中含有政治關係。果然又在桂馨家中搜出幾件證據，乃是北京打來的電報，中有「梁山盜魁，到處橫行」，又有「毀宋酬勛」等字樣，明明是教他暗殺宋教仁的隱語，追本窮源，那時國務總理的趙秉鈞，又是袁總統的心腹，袁總統又是國民黨的第一勁敵，因此國民黨人眾口一辭，都說這件事一定是袁總統主使。

一天他們在張園為宋先生開追悼會，席棚中所掛的輓聯不下千餘幅，倒有一大半是痛罵總統之作。就是登台演說之人，也帶著幾分罵意。這天所開的會，那裡算得追悼會，簡直算得是大罵會。國民黨人以為兇手既獲，不難水落石出，如其查出果由總統主使，任他位居極峰，也不怕他不受法律裁判。故在南市海運局組織了一個特別法庭，專辦此案。那時還鬧了一樁小小笑話，據說有一位翻譯先生，在審問武士英時候，被武士英眼睛一瞪，嚇得他回家發寒發熱，幾乎害了一場大病，可見得兇手的眼光利害了。不意審理案情，還沒有頭緒，那兇手武士英，忽然服毒身亡，顯見得是殺之滅口，此中大有有人在。因此黨人氣憤不平，紛紛開會集議，決定二次革命，推翻袁總統，為宋先生報仇。其實卻是大誤，因宋先生在日的政見，並不以用武為然，因黷武窮兵，大傷元氣，若非萬不得已，決不肯濫用武力，自殘同種。然而他們輕舉妄動，也有幾層緣故。一則因黨中激烈分子居多，宋先生不死尚可以和平主義，善為勸導。宋先生一死，他們個個都是乾柴遇著烈火，自然一發不可收拾。二則不免應了一句俗語，所謂初出貓兒勝似虎，他們自己還不知自己有多大力量，初次革命，北伐未成，便講了和。他們都拳腳癢癢的，彷彿打仗是件樂事，趁此機會，又想及時行樂，顯一顯他們的好身手。三則在那時國民黨人還有幾個拿著兵權，他們有恃無恐，還有一班懷著權利思想的，因初次革命，沒攬得重要位置，掠著大批錢財，都想借二次革命，遂他們捷足先登的計劃，故又紛紛活動，招兵買馬，各成一軍，什麼討袁軍咧，北伐隊咧，五光十色，也不知有多少名目。豈知他們此舉，正落在主使暗殺之人的圈套之中。當時他們若另換一個方法，從根本上研究，主使暗殺宋先生的，究竟是誰，一旦水落石出，是非難逃公論，那主使暗殺之人，就是黨人不推翻他，全國國人也決不肯容他安安穩穩過去。無奈這班人見不及此，輕言用武，致被那人將前事一筆抹殺，反將內亂二字，輕輕套在國民黨人頭上，這豈不冤枉。

講到國民黨人，出於義憤者固不乏人，盲從胡鬧的也著實不少。汪晰子便是此中一分子。他見大眾預備舉事，自己怎肯輕落人後，便把府中喬遷之喜，暫時擱起，天天在國民黨第三分會中，開會演說，運動革命。不過他會中會員有限，今天開會是這班人，明天開會又是這班人。說來說去，聽的人既耳悶頭昏，說的人也覺唇乾舌敝。換來幾聲拍手，那及得到來復槍聲的爽利。汪老夫子細察這班會友，盡都是些老邁龍鍾之輩，料難和他們圖甚大事，便是天天開會演說，枉費了許多唇槍舌劍，還不如掛上一柄指揮刀，猶有都督司令的希望。常言將相本無種，男兒當自強。故此此時，又欲改變宗旨，做一個承時崛起的大豪傑。恰巧他有一個朋友，姓宋名喚使仁，也是國民黨中人。平日因自己名字，有些與宋教仁相像，故頗大言不慚，說與宋先生是十八代同祖兄弟，有譜可查。今聞宋先生被刺，他失了這個體面兄弟，誓不共袁某戴天，便在城內某處，設了個討袁軍特別司令部，招兵北伐，自己便算總司令。

晰子得此消息，一想機會來了，時不可失，急急親往特別司令部拜會宋使仁。他這司令部，便立在一所廟內。廟中和尚，因國民黨勢力甚盛，不敢輕捋虎鬚，只得由他做主。晰子到司令部門首，見壁上貼著一張白紙，上書討袁軍特別司令部八個大字，門口站著四個守衛的兵士，不過那時還未發軍裝，這四個衛兵，都穿著便衣，手中各拿一根短竹槓，一班熱鬧的閒人，不許進內。還有幾個燒香的婦女，也被他們嚇得東奔西跑。晰子起初還當是廟門口惡丐行兇，仔細觀看，始見他們胸前都掛著一塊白布，寫著討袁軍第幾支隊，某營某隊，某某人字樣，還鈐著一個討袁軍特別司令部的紅印，才知他是新招的兵士。進了門，見大殿天井兩處，坐的立的，聚的散的，何止三四十人，裝束大概與衛兵相仿，胸前都掛著白布。還有班未掛白布的人，都站立在方丈門口待領。晰子頗覺好笑，暗想幸虧我知道這裡是個招兵事務所，要不然，可要疑惑到施粥廠裡來了。又見宋使仁正坐在方丈裡面，手忙腳亂，寫名冊，填票布，打圖章，好不忙碌。晰子分開眾人，走進裡面。使仁見了他，只說得一句：「汪先生請坐。」一面將填好的票布，向各人分散完畢，吐了一口極氣，拉長衫角，拭去了額角上的汗，始對晰子拱拱手道：「難得汪先生辱臨敝部，不知有何見教？」

晰子道：「弟聞宋先生招兵討袁，大義可欽，特來投效。」使仁聽晰子稱他先生，頗為不悅，當時作色未答。晰子已看出他的意思，忙說：「彼此同是國民，大司令既為國忘家，我等亦何甘老死漏下，因此來部投效，不知大司令肯收納否？」使仁大喜道：「若得汪先生加入，真乃敝軍之幸也。本司令正因諸務草創，乏人助理，掛號發餉等事，都是我一人獨辦，以致連操練的工夫都沒有。汪先生一來，這些事務，便可托你辦理，本司令也可悉心操練軍隊，就請汪先生為本軍的參謀長便了。」晰子謙遜道：「參謀長職任重要，小弟才力淺薄，如何敢當！」使仁道：「汪先生休得推辭，彼此為國盡力，若要推托，便不算熱心了。」

晰子道：「既承大司令委托之重，小弟敢不勉盡綿力。不過發餉與註冊二事，也須分清界限。發餉屬於軍需科，註冊屬於秘書科，與參謀司令兩部，不能相混。雖說本軍尚未成立，權限也要劃清，以為將來成軍的模範。我有兩個朋友，足當此職。一個名喚衛運同，向在我們會中當庶務，做軍需長恰合身分。一個叫陳先裕，是我們會中的書記，少年有為，做秘書長，一定得力。不知大司令意下如何？」使仁喜道：「汪參謀既有賢能，盡可舉薦，本司令無不從命。煩你即刻寫信，請衛軍需長、陳秘書長，馬上前來便了。」晰子依言，寫了兩封信，蓋上討袁軍特別司令部圖章，派兩名兵士，分途出發。又問使仁，軍餉曾否籌得？如何散發？使仁道：「軍餉尚未領來，暫由本司令墊發，每日每人五十文錢，飲食卻責成和尚供給。」

晰子搖頭道：「那也不是長久之策，軍餉雖然應該由總司令部領發，不過我聽人說，總司令部自轄的軍隊，糧餉還未有著落，現正派人向本地富戶捐借，待他弄到了錢，用剩了始能輪到我們，不知還要候多少日子。現在兵士尚少，大司令填發之數，固然有限，但日後招來的人多了，若非敵國之富，怎有這許多錢去供養士卒。就是教和尚供給飯食，請他們假托神權，哄人錢財，理該令他們吐些出來，以快人心。不過他們是吃十方，我們去吃他十一方，未免說不過去。而且吃完了，他們也未必肯募化得來養兵。依我愚見，還以單獨自由籌餉為妙。總司令部，範圍很廣，用途又大，自應向富戶勸募。我們本部，範圍既小，用途亦細，何妨向附近居民勸捐。他們家住此間，便在本軍勢力範圍之內，本軍有保護之責任，他們也該盡供養之義務。此舉雖屬強迫，但在用兵之

時，也講不得什麼仁義道德，只可用些兒武力手段。倘他們抗不應命，便以軍法從事。這一來不難立刻籌到許多軍餉，我所薦的那位衛軍需長，他經營擊劃，才力過人。若將此事全權托付了他，另派幾名兵士，作他護衛，定可馬到成功。大司令嗣後只須留心軍務，不必在財政上分神了。」

使仁大喜道：「汪參謀長見多識廣，辦事有條，本司令佩服之至。將來無論什麼事，你老哥以為可辦，就算本司令的主意，發出去辦就是。彼此同是熱心為國，還要分什麼界限。」晰子連稱不敢，心中歡喜無比。不多時運同、光裕二人，應召而來。晰子先替他二人，與宋司令介紹過了。又把宋司令委他們做軍需、秘書等情說知。運同喜出望外，光裕也是少年人，血氣方剛，平時聽慣了一班革命偉人的演說，腦筋中貯滿革命思想，此番黨人預備舉事，他早已躍躍欲試，今聞晰子舉薦他做軍事秘書，他便歡然從命。晰子又把運同叫到僻處，附耳傳授他籌餉之法，運同不住點頭，說此法大妙，而且還可公私兩便。晰子對他看了一眼，輕言道：「聲音放低些。」

運同笑了一笑。晰子揚聲道：「如此你今兒就出去募餉。」運同道：「我想明兒開頭寫罷，今夜我還須回家細心想一想，那幾家有錢的，摘一張賬出來。先從這班人寫起，然後再寫別家。」晰子笑道：「那原是你軍需長的職任，我只消傳令傳到，由你幾時去辦。倘要派兵保護，不妨自己向宋司令處請兵。」使仁接口道：「要兵我這裡很多，雖然沒有軍裝，但我司令部的印布，效力也和軍裝相仿。衛軍需長要多少護兵，盡可向我抽調。」運同聽宋司令還肯派護兵給他，更覺得意非凡。眼望晰子，只是發笑。晰子心中，也有一種說不出的得意。見運同如此模樣，忍不住要笑。又恐被使仁見了笑他們抬舉不起？才做參謀軍需長已經得意忘形，將來若做了都督總司令，豈不要生生死死嗎！因此假托考察駐軍地勢，忍著笑出了方丈，轉到後殿，見階沿上橫七豎八的，睡著好些兵士。又見靜室門內一個小沙彌，半開著門，掩在門縫中，向外張望。晰子猛然想起，這所廟叫做心田寺，廟中當家的和尚觀來，是他素識。那觀來年紀尚輕，作了住持，仗著佛法無邊，博得一班女檀越的信仰，常年佈施極多。晰子知道他手中很有幾個錢藏著，暗想現在我們既屯兵在他寺內，料他跳不出我們手掌，不如敲他捐幾百塊錢做軍餉，也好開開簿面，並且在宋司令面前，也有光輝，可見得我汪參謀長，雖非諸葛武侯，那初出茅廬第一功，卻也著實不校心中想著，伸手便要推靜室的門。不意裡面小沙彌，抵死抗拒，不肯開他。晰子力大無窮，小沙彌那裡是他對手，頃刻間已被他推開了門，小沙彌倒在地上，哭叫師父快來。裡面觀來，聞聲奔出，見了晰子，驚道：「原來是汪先生。」一面將小沙彌扶起，閉上門，加了門，吩咐他不可無故開門，然後請晰子禪房內坐。晰子跨進禪房，便嗅著一股異香，故意失聲道：「好香呀。」

觀來聞言，面容失色，賠笑道：「小僧適才煨了一爐檀香，此時煙火雖滅，氣息卻還未退，所以房裡有些香氣。」晰子看他面色有異，又覺這般香不像沉檀氣味，好似香水香粉之類，心知他禪房中，一定藏著這號東西，自己為募餉而來，也犯不著捉穿他的破綻，隨在一張椅子上坐下。觀來倒了一盅茶，說：「汪先生適才進廟來，沒被那班叫化兵呼喝麼？我們廟中，自從那姓宋的招兵以來，不但地方被他們作踐，香客被他們嚇退，連齋糧也幾乎被他們吃得光了。樓上天王殿後，有幾個兵住著，他嫌裡面黑暗沒天窗，就使扛子把牆上搨了一個大窟窿，磚頭弔下去，將過路人頭也打開了，進來告訴告訴姓宋的，那姓宋的反說他私闖軍營，罪當槍斃，從寬發落，一頓竹梢兒打了出去。你想這般野蠻，還口口聲聲說弔民伐罪，我說他們不當兵，還只做一个叫化子。當了兵簡直比強盜還要壞呢。」晰子鼻子管裡哼了一聲道：「大師父不可信口說去，須知新招的兵，難免不守紀律，待訓練之後，自然就有規矩。不瞞大師父說，我汪某便是軍中的參謀長。將來兵士若有觸犯之處，你來告訴我，讓我從嚴懲治他便了。」

觀來聞言，吃驚非校暗想不料他一個紳董，竟肯做這叫化兵的參謀長，適才我言語間，很得罪他，這卻如何是好？欲待改口，已經改不轉來，只得先送一頂高帽子給晰子戴戴，說：「若得汪先生教練，自然紀律嚴明，所向無敵，小僧先為汪參謀長祝福，阿彌陀佛。」晰子聽說，果很得意道：「便是兵士吃貴廟的齋糧，本參謀長剛才已向宋司令說過，決在明後天，自己有辦軍糧，不再動用你們的糧米，大師父你可放心罷。」觀來聽了，喜出望外道：「阿彌陀佛，汪先生，你這件事真正在菩薩面前，積下陰功不小，將來後福無量，多謝多謝。」晰子笑道：「不過還有一層，糧食我雖可以給你免去，地方我也可幫你保護，但我們討袁，是為國為民，軍餉禮該由天下人供給，便請你大師父開開簿面，助五六百塊軍餉何如？」觀來聽說，一時回不出話來，呆了半晌，始說道：「汪先生有所不知，小廟乃係一座冷廟，難得有人做佛事，佈施錢財，不比北市的聖壽庵，天天唸經拜懺，積錢很多，莫說五六百塊，便是五六十塊，小僧也委實捐不起。」

晰子微笑道：「大師父休得推卻，你們貴廟的底細，盡在本參謀長肚中，也用不著隱瞞。現在且休講你有錢沒錢，只問你這座廟的房屋，可值五百塊錢不值？我若教兵士給你拆毀了，你日後修蓋起來，損失何止此數。還有你適才毀謗我們兵士，說他舉動野蠻，這便是擾亂軍心，照軍法上，理應槍斃，我若據實告訴了宋司令，他是能說能做的，管教馬上請你去見西天老佛祖，問你這條性命，究值五六百塊錢不值？我因和你素來很有交情，故此直言相告，請你自己想想，還是爽快快拿出錢來的好呢？還是送掉性命拆毀廟宇的好？」

觀來聽他這般一說，嚇得光頭上冷汗直流，心想他的說話，果然不錯。方才自不小心，說話實是過分。倘宋司令知道，定不與我開交。還不如忍痛兒拿出幾百塊錢，買條性命，並且保全廟宇，豈不是好，想罷便道：「小僧遵命，捐五百塊洋錢軍餉便了。」晰子大喜，催他馬上拿錢。觀來的洋錢，本藏在禪床下面，數目還不止五百，恐晰子見他錢多，又出別的花樣。不敢當他面拿錢，因道：「銀錢都在會計和尚處，少停我一準送到外面就是。」晰子料無更變，急忙走了出來，告訴宋司令說：「我向當家和尚捐了五百元軍餉。」

使仁亦甚歡喜，極口贊晰子能幹。不多時觀來捧著五百洋錢出來，晰子、運同等，拍掌歡迎，說當家和尚的熱心高義，真不可及，我等欽佩之至。使仁更向觀來拉手道：「我等事成之後，定封大和尚做個國師，掌管全國佛教。」

觀來雖有些心痛洋錢，但被眾人一陣恭維，倒也十分適意，回到靜室，教小沙彌打臉水淨面，更衣涂香膏，灑香水，收拾得齊齊整整，悄悄從後門出來，往施主家設法弄回這五百塊錢。外間使仁、晰子、運同三個人，圍桌而坐，桌上放著五個紙包，包中都是雪白的洋錢。三個人六隻眼睛，沒一隻不釘在包上。他們心中誰不想逢三進一，三二六十二的均分，但誰也開不出這張口，各自搜索枯腸，打算弄一個名目出來，好在這五百塊中分潤，領他幾十塊錢，發一個利市。不過汪老先生，職司參謀，並無領款的題目。幸與自己有連帶關係的運同先生，管理軍需，餉銀本該歸他掌管，他若得了好處，利益定可均露，當時便發道：「這餉銀屬於軍餉範圍，請衛軍需長，好生收藏，以備日後採購軍裝同發餉罷。」

話猶未畢，使仁搶說道：「且慢，本司令前幾天填出去的軍餉，須拿這和尚的五百塊錢歸還。另外捐得錢來，再行撥歸軍用也不遲。」晰子、運同聞言，都各怔了一怔，口雖不言，心中暗想道：「你這位大司令，吃心也太狠了。就照你說，每人每日發給五十文，現在人不滿百，開台的日子，也只三四天，算來至多不過一二十千，況且飯食又是廟中供給的，就加上一倍外費，也不到五十塊錢。現在他獅子大開口，竟要獨吞這五百塊錢，如何使得。不過他是司令，我們都是他手下之人，他說的話，我們未便過分抵抗，但無論如何，蟹腳終須掣他一兩隻，大家嚐嚐鮮，否則樣樣都被他一個人吞了，我們空掛著這參謀長，軍需長的名兒，豈不要喝西北風麼！」想罷說道：「大司令的話，自然不錯。不過軍需科開辦，也須有一批經費，即如捐簿、收條、藏洋錢的皮包以及紙墨筆硯，那一件不要花錢去買，所以還要請司令提一票款子出來，暫充軍需科的開辦費才好。」

使仁聽說，眉頭皺了一皺，心知他們若不得錢，未必善罷干休，便問開辦費共要多少？晰子對運同丟了個眼色道：「衛軍需長，你算該多少呢？」運同屈指數了一數道：「極少須要二百塊錢。」使仁吐舌道：「要這許多錢嗎？我這裡只能給你一百元。倘嫌不夠，只好待下回捐了錢再添。」說時將一包洋錢，丟在運同手內。其餘四包，都拿到自己面前，用臂膊壓著，好像怕別人搶去似的。運同見錢已到手，惟恐使仁後悔起來，要他還錢，急急把這包錢，揣在懷中，站起身對著使仁告辭道：「大司令明兒再見，我現在就去籌辦各項應用的物件，準定明天，開頭寫捐便了。」使仁連聲說好。晰子道：「我也要去料理幾件事，我二人一同走

罷。」

兩個人出了司令部，晰子一路走著，問運同道：「我們會裡，不是多著些捐簿、收條，筆硯也有現成的嗎？橫豎擱著沒用，你且拿過來用了再說。適才領的一百塊錢，不妨留作別樣用途的。」運同點頭道：「此法很好。」兩個人又走了一段路，晰子見運同還是假裝癡呆的一味悶走，心中不勝煩悶，暗想他也是個絕頂聰明的人，平日我不開口，他已猜到我的心事，緣何此時我差不多和他開了天窗說亮話，他還是糊裡糊塗的不明白我的用意呢？莫是聰明人也有時懵懂麼？看看將近運回家門首，晰子忍無可忍，笑向運同道：「老衛，你一個人懷著一百塊錢，不覺重麼？我替你分帶一半可好呢？」

運同見晰子跟他出司令部，已知他存著醉翁之意，因晰子沒有開口明要，所以假作不知，想挨到自家門口，朝裡一跑，就此了事。不意門還未到，晰子已經透出話來，心想拿不重二字回復，又恐和他招了冤家，將來他在宋司令面前，不免要說壞話，這卻與自己的前程，大有妨礙，故此只得答應他分帶也好，當下止住腳步，將錢均分為二，每人各得五十，晰子始歡然歸去。運同也自回家，見客堂中幾個冤家還沒散，頓將一團高興，消得乾乾淨淨。原來運同在他女兒死的時候，因無錢買棺成殮，托人在材店中，除了棺木，約定月底還錢，不意事隔兩月，分文未償。所以棺材店老闆，十分著急，差人前來坐討。還有房錢，也是積欠多月，所以房東天天上門催逼。今天運同正被債主們圍困之際，恰巧晰子差人送信前來，他便借此脫身。不意這班債主，始終坐著不走，此時運同一進門，他們又立逼著還錢。幸運同有五十塊餉銀在腰裡，故而不慌不忙，先把房錢付清，棺材錢只給一半，餘一半約期再還。

債主走後，運同一個人坐了一會，想起這班債主，逼人太甚，必得想個法子，才能出這惡氣。幸喜我現在大權在握，這班人又都住在城內，不如趁此機會，迫令他們捐軍餉，教他們拿我一個的，還我十個還不夠，才知我衛運同不是好惹的人。以後欠了錢，就不敢十分追逼了。當夜就在燈下開了一筆賬，預備明日，挨次寫捐。第一個便是棺材店老闆，第二是房東，第三卻是黃萬卷，因他與萬卷在舊學維持會的時代，曾因爭做副會長，兩個人大起衝突，後來晰子把舊學維持會，改作國民黨第三分會，萬卷因有運同在內，不肯加入。會中見失了一個大文豪，都勸運同委屈些，親去請他人會，不意萬卷固執，越請他越是不依。運同大失面子，懷恨在心，今番就借此報復。還有第四五六，也都是他親戚朋友，或因借貸不遂，或因口舌招凶，此番一裹腦兒，給他報仇報一個暢快。寫好賬，又命嚴氏做了個青布口袋，歡歡喜喜的睡了一宵。次日黎明，運同先往國民黨第三分會，將幾本陳年隔宿的捐簿、收條，搜羅一個乾淨，拿到司令部來。宋司令正在佛殿上操作，光裕也早到那，在那裡謄寫軍士花名冊，很為忙碌。運同向他要出討袁軍特別司令部的圖章，在收條上，一一蓋櫻蓋完一本，宋司令也操罷進來，說：「二位辛苦了。」

陳、衛二人，都說不敢，大司令辛苦得很。使仁笑嘻嘻的坐下，問運同軍餉捐來多少？運同笑道：「現在還沒開場，但馬上就要出發了。請大司令派八個護兵給我。」使仁道聲好，急忙奔出外面，挑出八個衣裳略整齊些的兵士，令他們隨同軍需長，出去寫捐。運同便提著青布袋，挾著捐簿、筆硯出來，教一個兵士抗口袋，一個兵士拿捐簿，同出了司令部，由運同引道，先往棺材店寫捐。那棺材店老闆，見了運同，疑惑他是還賬來的，笑面相迎道：「衛先生，昨天既付過一半，這一半隔幾天不妨，何必又勞大駕，親自光臨付賬呢？」

運同微笑道：「寶店的賬，自然要隔幾天奉還。不過你向我要錢，既派人光臨敝舍，現在我向你索錢，也只好光臨寶店了。」棺材店老闆，不解所謂，還未回答，運同把捐簿攤開，說：「我們起兵討袁，乃是為民除害，現在缺乏軍餉，全仗諸同胞踴躍捐助。素知老兄熱心公益，見義勇為，你看這一個和尚，還肯捐五百塊，像你老兄這般熱心，至少也得捐他一千元才是。」棺材店老闆聽得呆了，半晌說：「衛先生明見，小店的資本，還不夠一千銀子，而且現洋錢都做了貨，除卻棺材之外，那裡拿得出什麼軍餉，請衛先生別家去捐罷。」

運同搖頭道：「那可不行。你既是中華民國的國民，就該盡養兵的義務，莫想推托過去。要知道國民天職，應當如此。倘若人人像你這般推三話四，教誰花錢養兵呢？」說到這裡，回頭對隨行的兵士，使了個眼色。八個護兵齊聲道：「照啊！你這老闆非捐一千塊不行。」那老闆吃了一驚，又見眾人來勢洶洶，自如推卻不脫，隨在賬台抽屜內，取出一塊錢道：「我認捐一塊錢罷。」運同怒道：「我們又不是討飯的，你給我一塊錢，真是豈有此理。你既敢侮辱我們討袁軍，我就對你不起，來把他帶到司令部去。」眾兵吆喝一聲，便要動手。那老闆嚇得魂不附體，連聲哀告道：「衛先生息怒，我並非小看你們，實因力量不足。既然衛先生要我多捐些，只好勉為其難，我捐十塊錢罷。倘你不要嫌少，只可將你那筆賬，也勾銷了。若再要我捐出錢來，我可委實拿不出咧。」

運同聽他只出十塊錢，本不肯答應，聽將欠賬勾銷，暗想這廝倒也見機，他們助軍餉多少，原不關我的事，惟有這筆欠賬，卻是我的擔負，他既肯勾銷，我又何樂不為，做一個現成人情呢。當下收了十塊錢，出了收條，又帶兵到他房東家來。可憐這房東是個女流，被運同三言兩語，已嚇得尿屁直流，照棺材店老闆的例，捐了十塊錢。運同好生得意，又到黃萬卷處。萬卷問知來意，勃然大怒，手指運同罵道：「小人哉衛運同也！夫兵兇器也，今天下方安，而汝輩倡言用武，亂臣賊子，人人得而誅之，況孔子有言，以不教民戰，是為棄之，爾等不體上天好生之德，置民塗炭，為自己爭權奪利地步，我焉能助你們什麼軍餉，任你們招兵造孽而為助桀為虐之人哉！去之，毋罔乃公。」運同也十分動怒道：「你信口誣蔑我神聖不可侵犯的國民軍，該當何罪！」當時又叱令兵士帶他到司令部去槍斃。萬卷並不怕懼，挺身上前道：「槍斃很好。孔子雲：威武不能屈，此之謂大丈夫，予豈小丈夫哉，無求生以害仁，有殺身以成仁，聽你怎樣辦便了。」